

只要我们眼明心亮,那些藏在平凡烟火里的温情,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,自会照亮前路,温暖往后漫漫人生。



■烹茗

半个月前,生与死的议题,活生生摊在我面前。虽说思考死亡,能让人更清醒地活着,但这个终极议题之所以被多数人本能回避,自有其缘由——它太过严肃,也太过冷酷。

连日频繁出入医院,那些曾被学生写在作业本上的墓志铭,仿佛被注入了新的活力,在我脑海里翻涌起来。

“车,已经到终点站了,是该下车了;我是这个世界的过客,时间才是世界永远的主人;此生仍有遗憾,许多事没有干;人生就像蒲公英,看似自由,实则身不由己;来时空空,满载而归;人生匆匆,落子亦无悔;生活有时沉闷,但跑起来有风……”

这其中,不乏勉励与超脱之词,但彼时的我,却下意识地筛选了那些带着消极意味的句子,反复咀嚼、不肯释怀。思维的反刍一层层加剧,内心无力、无能、无助的感觉,如潮水般不断叠加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张爱玲笔下那袭华丽的袍,此刻竟成了皇帝的新装,虚假得令人发笑,唯有袍上的蚤子,依旧异常亢奋地爬动,刺得人眼底发疼。

通常,看病是要起早的。这一天,上午九点不到,医院候诊长廊的排凳上已经坐满了病人与家属。与大家一样,我也耐心地等待在门诊楼核磁共振14号检查室外。我格外留意着叫

转角总能遇见光

号机清脆的声响,盼着能听见自己熟悉的名字,又不定时定睛地望向电子显示屏,看那些红色名字是否在缓缓位移。检查室的门,一次次打开又关上,里头精密的仪器迎入不同的病人。

一位绿衣护士推着轮椅,将她的病人停靠在我的近旁。轮椅里坐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阿姨,头发灰白,形销骨立。我用眼神与表情和她打招呼,她神情漠然。就算我不顾礼节地一直盯着她的眼睛,她也只是直勾勾地与我苍白对视,喜形不见于色,世人常说的从容淡泊、宁静致远,用在她身上,反倒添了些许悲壮。一位清瘦的耄耋老人陪伴在侧,我猜是她的老伴。他不时地扶一扶轮椅,整一整她的衣襟,举止焦虑。

不一会儿,“滴答”声响,轮椅下的地面湿了,是端坐着的老阿姨尿失禁了!护工见状,顿时面露愠色,喋喋不休地埋怨起来:“你怎么不事先说一声呢,刚才路过卫生间的时候就可以说的呀!这么大年纪来做检查,子女怎么不来陪同呢?老头子年纪这么大了,自己也弄不灵清,哪还管得住你啊……”

那嘴,像不停扫射的机关枪。病人,却是一副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的安然模样,只是不断地用双手使劲搓揉那湿透了的裤管。思考了大概三分钟,一旁的老头就开始行动了。他默

默地将轮椅推到窗口亮堂处,开始慢慢脱下自己的长裤。护工见势,枪嘴又使上了:“别换了,白辛苦的,换了也会立即湿掉的!要换,也得等检查结束回到病房啊!这里空调也蛮冷的,你自己别着凉。”

而老人却继续旁若无人地脱裤子。脱完以后,先左脚,再右脚,他将自己的长裤套在了她的腿上,最后还使了一把小劲,将病人整个托起,顺势把裤腰提拉了上去。当然,病人一坐下,裤子又湿了,但他似乎安心了。

身着平角内裤、脚踩皮鞋,两截干瘦的腿露在外面,他的模样显得不伦不类,甚至有些滑稽;老伴坐下的瞬间,裤子再度湿透,他这番举动看似徒劳还透着几分笨拙。可当他颤颤巍巍、蹒跚移步,将老伴轻轻搀向诊室时,电影镜头般的场景,像一场哑剧表演,每一个动作里都是藏不住的小心翼翼。在场的观者,全都约而同地噤声——没有人笑,没有低语,整个候诊区陷入一片肃穆。空气中弥漫着的,是无声的爱,更是对生命最本真的敬畏。

检查室的门关上那一刻,我想,躺在床上的阿姨,可能会得到一张“脑部萎缩伴严重失智”的检查报告,但老头子用行动表白着的五个字——我只在乎你,她一定能感受得到!

医院是治病救人之地,见证着太多的血泪与煎熬,也悄悄消耗着人的心力。但它更是修炼心性的道场,让人猛然醒悟:除了世人追求的权钱名利,人间最珍贵也最让人渴望的,是人与人之间温情。

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心头忽然一暖,又想起另一位学生的墓志铭:“我希望这个世界没有苦痛,没有亲人离散,没有病痛折磨,没有战争,因为我很爱这个世界。”这一段用于身后分享的内心独白,充满着美好的希冀与恳切的善良,恰似一股生命的暖流,直抵心房。

纵然,时间的车辙依旧按部就班,生活的迎来送往从不停歇,这个世界也不会为我们的期许负责——哪怕我们赤诚满怀,盼望人间大同、无灾无难。但我始终坚信,安于绝望远比绝望本身更可悲。只要我们眼明心亮,那些藏在平凡烟火里的温情,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,自会照亮前路,温暖往后漫漫人生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■龙烟

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都把自己当成了这条龙的“眼睛”。可惜,事实上我们不是。我们只是它的头皮屑,甩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。

我们只是三清山的“头皮屑”

三清山的各个景点跟其他很多名山一样,都有一些或形象或诗意的名字。屏风九叠,移步换景,如果是在人工营造的大观园,我们的惊讶也许要少一点。但在这里,看到大自然可以这样精致,心中开始的惊讶渐渐转变成了无声的礼赞。

记不清拐过哪一道巨石了,突然一幅巨大无比的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迎面撞来,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格才回过神来。一样的真气盈满,一样的浑然天成!只见群峰莽莽苍苍,犹如一只开天巨手濡染大笔,在天地间点窜皴擦,一座座奇峰争相涌出,好似墨还未干哩,那样的元气淋漓!

导游指指点点说这是思春女神,这是巨蟒出山,这是观音赏曲……真是买椟还珠的皮相之见!至于等而下之的济公撒尿、和尚偷情、玉女开怀之类,更是唐突造化了。也不怕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太上老君三位老神仙吐血!三清山,这是他们的地盘啊!

真搞不懂孔老爷子怎么会说“仁者乐山”。他说“仁者静”,可是这山怎么

会静呢?三清山,这样磅礴的生命力在深处激荡!两千多年后一个九叶派的诗人唐混写下了两首诗:“群山在顶礼,千峰在跃动!”才是真正的山的神髓!爬上山顶,极目四望,高低错落的群峰,就像婉转起伏的钢琴键,奏出了一支大音希声的神妙乐曲,充盈宇内……

在不朽的大自然面前,人很容易从心底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凉!惟天地之无穷兮,哀人生之长勤;往者余弗及兮,来者吾不闻。面对这样亿万年不变的巨石,我很想有金庸小说里大侠乔峰一样的掌心,一掌下去,把自己的掌印留在脚下这块石头上。

这是梦想自己与天地同垂不朽的一个办法。千万年以后,遥想着“舟人指点到今疑”,差堪慰藉!

三清山的栈道,宽不满三尺,蜿蜒穿梭在悬崖间,有作家说“就如一条碧玉珠链挂在少女的项间,看上去是如此般配,真可谓珠联璧合。”美则美矣,不过恐怕那是事后的追忆。

当真正行走在它上面时,脚底就是万丈深渊,贴着石壁而行,石壁好像很

不情愿地要挤开你……俯仰之间不免心生惶惑,仿佛这山石之间,蕴藏着一股奔涌的力量,真怕它突然抖抖身子,站起来走了!

一则石碑记录着建造这栈道的奇迹:“逾百五十日事毕,费时短而大事成,实为一奇;架壁为栈者,寄飞岩、瞰深渊,虽发竖目眩,然从容就理,终无人伤亡,此为二奇;栈道所行,沿途邀松入景,盟石为友,未坏一毛,无伤一景,又为三奇。”

短短的一百五十天就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,而且无一人伤亡,实在称得上奇,而一路栈道过来,没见到砍一棵树,动一块石,栈道所经之处,有树必留孔,有石必让道,着实让游人叹服了。

导游说,三清山一年当中有两百多天是雾天。别的山纵然有雾,多少也会露出点远处的山尖之类,让你明白这毕竟是座山。而走在三清山西海岸的栈道上,就像站在一条大船的船舷上,驶入了茫茫无际的大海,除了云雾,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。大雾漫天逼来,无远弗届,最浓时能见度不过数米,让人局促不安。

栈道本就九曲十八弯,加上浓雾遮掩,不远处只闻人声,不见人影。古诗云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”,诚是厚道,这里便是“只在眼跟前,云深不知处”了。对面走来的人,都从雾中钻出,就像腾云驾雾而来,煞是奇观。如果这时走来的不是游人,而是飘来一个太上老君,似乎也并不让人惊奇。好像这样的情景,就该是神仙往来的!

途中有座吊桥,大约十几米长,晃来晃去的。我摸上那条铁索,就有点不知今夕何夕——大雾茫茫,十几米长的吊桥,居然望不到对面,恍如隔开了仙凡两界。“我要到哪里去?”好像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哆嗦……

我们都喜欢说:“人是天地精华、自然主宰。没有人的点缀,再美的山都是水木土石的堆砌而已,就像张僧繇笔下那条缺了双目的龙……”

因此,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都把自己当成了这条龙的“眼睛”。可惜,事实上我们不是。我们只是它的头皮屑,甩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。

■张会明

灯下漫笔

一盏旧灯,一方水田,父子相伴,夏夜微凉。这份藏在田埂夜色里的回忆,朴实无华,却温暖了岁岁年年,成为我往后余生中,永远念念不忘的人间温柔。

故园月夜叉泥鳅

每逢节假日,湘湖边总是有许多小朋友拿着小渔网,在湖边浅显的地方捞小虾米小螺蛳。看到这种情景,我总会想起童年跟着父亲去田里照泥鳅叉黄鳝的经历。

春末夏初,秧苗刚下地,长得嫩嫩的,整整齐齐地立在水田里。田里的水特别清亮,干干净净的,一眼就能看到水底的软泥。白天,大人们都在地里忙农活,天黑以后凉爽下来,晚风一吹,格外舒服。母亲和姐姐在家里做晚饭,父亲就带着我去田里叉泥鳅和黄鳝。

照明用的,是父亲自做的松木火把。父亲会提前到山上,砍一些干透的松树枝,劈成小块晾晒干。松树里面油脂多,很容易点燃,烧起来火苗旺,光亮足,走夜路照水田再合适不过。等到夜色完全黑透,家家户户都亮起微弱的灯光。田野里静悄悄的,到处都是虫子的叫声。父亲手持一根长竹竿,竹竿另一头是铁丝笼,父亲就准备好的松树枝放在铁丝笼里点燃,火把就亮起来了。父亲走在前面,左手持竹竿灯,右手拿一把铁叉,用来叉水里的泥鳅黄鳝。我手里提着一个竹编的小鱼篓,背着一些备用的松树枝柴火,紧紧跟在父亲身后。

老家的田地都是一块一块隔开的,一畦接着一畦。田埂细细窄窄,坑坑洼洼,有时看不清路面,父亲总

会放慢脚步,时不时回头叮嘱我小心脚下,别摔着。父亲慢慢地走在田埂上,将灯缓缓贴近水面。四周静悄悄的,火把的光往水面一照,水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。夜里的泥鳅黄鳝都爱趴在浅水边上,安安静静地等待着,火光一照,根本藏不住。

父亲眼神好,看准了一条,手里的叉子稳稳地往下一扎,十有八九都能叉个正着。叉到了泥鳅或者黄鳝,父亲就会把叉子递向我。我赶紧把鱼篓口张开,小心翼翼地把叉到的泥鳅黄鳝顺进去,看着篓子里的泥鳅扭来扭去,心里满是高兴。

高兴归高兴,也有点小害怕。水田里不光有泥鳅黄鳝,偶尔还会有小水蛇。晚上天色暗,水里滑溜溜的影子看得人心里发慌,分不清到底是鱼还是蛇。有时候看到长长的影子,我就吓得赶紧拉住父亲的衣角,不敢往前迈步,就怕叉子不小心扎到蛇,又怕水里的蛇游到脚边。这时候,父亲就会安慰我,叫我不怕胆子大一点,有他在没事的。听了父亲的话,我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来。

我们举着火把灯在田埂上走,附近院子里的乡亲一眼就能看见,知道是夜里出来照泥鳅的。大家隔着老远就会热情打招呼,问候一声,简简单单的几句话,让人心里特别温暖,乡村的人情味就是这么朴实。

夜色渐深,晚风掠过稻田,带来阵阵清香。耳边是连绵的蛙鸣,头顶是漫天的繁星,四周安静又治愈。父子二人就这样穿梭在一条条田埂上,一盏昏黄的灯火,照亮了脚下的路,也照亮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。不知不觉,鱼篓就装有几十条泥鳅黄鳝,大大小小的挤在一起来回蠕动,父亲和我满满的喜悦和成就感。

回家的路上,父亲提着松树枝走在前面,我拎着稍沉的鱼篓跟在后面,影子被灯光拉得长长的。回到家里,母亲总会把新鲜的泥鳅打理干净,或红烧,或炖汤,肉质鲜嫩,味道鲜美,是童年里最难得的美味佳肴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晚餐,聊着田间趣事,简单的日子,却满是幸福与温馨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田野早就变了模样,清水稻田少见了,也没人再去砍松枝做火把照泥鳅了。清澈的水田,明亮的松木火把,乡亲们热情的招呼,还有小河里的鱼虾,成了我小时候珍贵的记忆。

那些跟着父亲夜晚照泥鳅的日子,早已定格成童年里最美的画面。一盏旧灯,一方水田,父子相伴,夏夜微凉。这份藏在田埂夜色里的回忆,朴实无华,却温暖了岁岁年年,成为我往后余生中,永远念念不忘的人间温柔。

闲坐烹茗

■庆成

一蓑烟雨数东坡

初“黄冈”这座城市的名字,只有学生时期对密卷支配的恐惧。多年后,我来到这里,只因有位名人在此生活过——苏轼。我一直对苏轼充满崇敬,也曾去西湖寻苏轼履痕,遥思他宦海沉浮数十载,屡遭贬谪却依旧襟怀旷达。而黄冈,古称黄州,是他贬谪路上的第一站,也是他人生重要转折点。

嘉祐二年的那场科举,让苏轼震动文坛,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。我们年轻时总有远大的抱负,去改变世界、匡扶正义,苏轼也是如此。他早已要铺开人生的长卷,亲手晕染出属于自己的山河万里。可命运总爱把人抛进磋磨的苦海,叫人在翻覆的潮水里剥去满身懵懂,等到熬尽了所有挣扎与失重,才终于肯让那个在灰烬里站起来的人,浴火重生。

神宗即位,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主持了闻名中外的“熙宁变法”,苏轼作为保守派与新党政见不合,在熙宁四年任命杭州通判。从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能窥见他依旧踌躇满志。他游历山水,撰写诗文,不曾想乌台诗案给了他一记重锤——100多天的审讯让他险些丧命,最终贬至黄州团练副使,受地方监督节制。

元丰三年,苏轼雪夜奔赴黄州,一腔热血被官场诬告击得粉碎。时年二月,他与儿子苏迈抵达黄州,因没有官舍居住,只能借宿定惠院的小寺庙里。我们不知道那个寒夜中他如何辗转反侧,只知晨光初透时,他已提笔写下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。字字清冷,却暗藏不甘与孤高,那轮缺月,照见的不只是疏桐影,更是他胸中尚未熄灭的星火——纵使身如飘蓬,笔锋仍可劈开寒夜。

随着家眷的到来,苏轼一家二十余口人已经很难挤在定惠院逼仄的僧舍里。黄州知州派人修葺临皋亭作为其居所。我探寻这两处遗迹,走在巷子里很久,最终找到的遗址却让我大出所料:一块立在小区楼下,正对着大门的石头,上面写着“临皋亭遗址”。这个曾在此仰观星斗、俯察江流的诗人的住所,如今隐匿在烟火人间。小区内人来人往,各自奔忙,而我伫立良久,也算是对苏轼一种无声的纪念吧。

元丰四年,苏轼因为断了俸禄生活拮据,新任知州徐君猷拨黄州城东五十亩旧营地给他耕种,从此他就有了新的名字——苏东坡。他不再沉沦叹息,而是挽起袖子,在荒芜的坡地上挥锄开垦。他和老农学种地,写下“种稻清明前,乐事我能数”;到了秋收自己的粮食,他又乐哉地道“新春便入甑,玉粒照筐筥”。

数番挫折破局之后,他襟怀通透,那日与旧友行经沙湖道中猝然遇雨,挥笔写下《定风波》,留得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绝唱。那一场猝不及防的冷雨,冲散了眉峰攒了数年的郁塞,也润开了心田里早了太久的豁然。

我去了他当年常去的安国禅寺,这个他自省参禅的地方,青砖斑驳,檐角微翘,风铃轻响如偶,仿佛仍悬着九百年前他盘坐时的呼吸。我抄了几行经文,试图触摸他当年的静默;又去了东坡赤壁,江风拂面,水光接天,一苇扁舟浮沉万顷,依稀听见他俯仰宇宙的浩叹。

临皋亭的石头静默如初,东坡的锄头早已锈蚀成土。唯有那轮明月,从杭州三潭印月,照到黄州赤壁江头,如今正落在我仰起的脸上。

原来所有风雨,终会化作一蓑烟雨的从容。

湘湖诗会

风从智慧楼吹来

■刘翼行

风从智慧楼吹来
阳光软软地
漫过窗檐
爬过少年的肩
伏在书页上
和文字一起,慢慢翻动
要把一整楼的智韵
悄悄种进少年的眉眼

写给明年的春风

■徐九卿

春光,正拔节生长
清风,迁徙向远方
落英,轻吻根须
无需言语,不必声张
那理下的温柔
是一封写给明年春风的长信

背包揽胜

乡土风情

■紫燕洲

赵家岭茶山记

赵家岭茶山,遍野都是群体种老茶蓬,各色茶树自然交织,参差生长,肆意相拥,全无刻意雕琢之态。

山间茶芽百态纷呈,有品相媲美龙井43、浙农117者,芽条匀称秀气,风姿绰约。零星乌牛早散落其间,春来便率先吐露新芽,用一抹新绿唤醒整座茶山。少许黄金芽点缀在茶丛中,叶色黄绿温润,在满目青绿里分外亮眼。还有珍贵的紫芽茶,芽头肥壮饱满,有色泽鲜紫的,绿中带紫的,也有整株紫红的,更有通体紫黛的。陆羽《茶经》所书:“阳崖阴林,紫者上,绿者次”,紫芽茶集山野灵气于一体,包含着满满的花青素于一身,紫韵藏香,清甘入骨,内质风味皆是上乘。

奈何绿茶世界,世人唯推崇翠绿汤色。富含花青素的紫芽茶,明明内质绝佳,却常年备受冷落。即便采摘入篓,也会被收茶人逐一挑出舍弃,一身天然茶韵,终究知音寥寥,空负芳华。

山中迟发芽的老茶蓬更为可惜,新芽初绽、鲜润正好,恰逢谷雨将尽。已经是茶农修剪茶蓬之际,初生嫩芽连同老枝一并被剪去,未曾入杯留香,便悄然零落。一树清鲜,无缘入盏,徒留怅然。

草木皆有生长时序,茶性自有天时天趣。若一味用固化标准框定万物,无视自然本真,便会错失无数原生风味,辜负这千姿百态的别样美好。

世间大美,美在百态千姿,各不相同。顺其自然之性,容万物之差,邂逅不被定义的清欢与温柔。人在草木间,缘是自然一隅,惟愿万物能各展芳华,万般美好,自成风景,各绽其美。